

刘少奇:吃小亏的人最后会占大便宜

1957年3月,正在长沙调研的刘少奇应邀出席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,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主要是即将毕业的学生代表,提出“不怕吃亏的老实人,最后是不会吃亏的。”

1 要和群众搞好关系,就不要怕自己吃亏

去之前,刘少奇了解了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学生的情况,特别了解到,即将毕业的学生对于今后去干什么工作、个人前途怎样等问题考虑得很多,而这恰恰涉及青年人的世界观、人生观,也反映出当时许多青年人存在着的困惑。于是,在这次座谈会上,刘少奇不是只讲几句鼓励的话即离开,而是针对当时青年人的思想状况,讲了青年人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这一重要的,也是广大青年人都关心的问题。

刘少奇在讲话中,用十分通俗的语言来说深刻的道理。他说:“必须懂得:光想占便宜,生怕吃亏的人,是思想上、政治上不健康的人,是不值得信任的人。而为了国家和人民



的利益不怕吃亏的人,才是高尚的、有道德的、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才是真理想,能够站得住脚、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人。从长远说来,前一种人在最后是要吃大亏的,而后一种人则最后将得到他所应得的待遇。必须懂得:要和群众搞好关系,就不能占便宜,就不要怕自己吃亏。”

这年5月,刘少奇在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学生谈话时,也讲了吃亏和占便宜的关系。学地质的大学生毕业后是要到十分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的,大部分时间是在野外搞勘探,这与其他一些高校毕业生毕业后的工作状况相比,好像是吃亏了,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?当时地质学院的学生中是有不同想法的。针对这一情况,刘少奇又一次阐述了吃亏与占便宜的关系。他讲了这样的观点:地质学院毕业的学生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,好像是吃亏了,但是,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,党、国家和人民是看得到的,他们会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,最终也会得到党和国家给的应得的待遇。

2 吃小亏的人会占大便宜: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

1962年1月,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谈到了吃亏与占便宜的关系。他当时是针对党内某些不良风气和党员思想改造中的问题而谈的。他说: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,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,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。否则,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。那些不老实的人,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,但是,在我们党内,在人民中,终究是要吃大亏的。那些说老实话、做老实事的老实人,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,但是最

后是绝不会吃亏的,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。我看,不怕吃亏的老实人,最后是不会吃亏的。因为老实人吃点亏,党内同志是看到的,人民是看到的。党和人民终究会信任这些好同志的。怕吃小亏的“聪明”人,不老实的人,最后是要吃大亏的。因为你总是说假话,长期这样搞,党和人民就不信任你了。

刘少奇的这些话,在共产党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。大庆油田人倡导的“三老四严”作风,即“对待革命事业,要说老

实话,办老实事,做老实人;对待工作,要有严格的要求,严密的组织,严肃的态度,严明的纪律”。实际上就是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一个概括。

刘少奇讲这些话的真意是:一个人要懂得无私奉献,要一心一意为大家办事情。在这方面,看起来是吃亏的,但是这吃的是小亏。吃小亏的人,最后会占大便宜,这个大便宜,不是个人名利,而是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。

刘少奇讲的这些话,是通俗易懂的真理,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。

陈立旭

兖州金口坝:李杜把酒话别地

千年时光悠悠淌过泗河水面,坐落在古兖州城东的金口坝,静静伫立在岁月里,任凭流水日夜冲刷,藏着大唐诗坛最动人的一段相逢与别离。

金口坝始建于北魏,正常水位时河水自坝间涵洞缓缓流过,坝顶供行人通行;水涨时洪水漫过石坝形成水瀑,化作“金口秋波”的胜景,千百年来引得无数文人驻足,早已超出了普通水利设施的物理功用。它的历史“高光时刻”,便来自李杜二人的东鲁相逢。按学术界共识,天宝三年(744年),44岁的李白刚告别

李白反而真正活成了自由不羁的“诗仙”。秋日里,二人携手拜访兖州城北的范居士,杜甫写下“余亦东蒙客,怜君如弟兄。醉眠秋共被,携手日同行”,足见二人情谊之深。途中路过饭颖山,李白见杜甫面容清癯,作《戏赠杜甫》调侃他作诗太苦,杜甫也以《赠李白》回赠,一句“痛饮狂歌空度日,飞扬跋扈为谁雄”,写尽二人彼时的疏狂与怅惘。

相逢终有别离时。天宝四载秋,两颗大唐诗坛的巨星在金口坝边把酒话别,李白写下



三年宫廷生活,被“赐金放还”,33岁的杜甫则科举落第十年,前程渺茫。二人先在洛阳初逢,相约同游梁宋,天宝四载一路东行,来到文脉绵长的东鲁大地,诗酒唱和,携手同游。

这片土地对二人都算陌生:早在开元二十四年(736年),李白便携妻女从湖北安陆迁居东鲁,在此寓居23年,将这里视作第二故乡;杜甫也曾在开元末年漫游齐赵时,到兖州探望任司马的父亲杜闲,写下《登兖州城楼》,只是彼时二人虽时空有交集,并未真正相识。

经历了长安大起大落的李白,此时正心境低落,而杜甫是最懂他的知音,一句“未负幽栖志,兼全宠辱身”,道破了脱离宫廷藩篱后,

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,“秋波落泗水,海色明徂徕。飞蓬各自远,且尽手中杯”,将相逢之幸、同游之乐、再遇之盼都倾注在诗句里。此后杜甫西去长安,踏上“致君尧舜上”的儒者之路,在后来的安史之乱中,将笔墨投向疮痍大地与苦难苍生,最终淬炼为“诗圣”;李白则挥笔写下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,开启南下漫游的生涯,在诗酒山水中度过余生。

石门一别,二人天各一方,此生再未重逢。数年后安史之乱爆发,他们曾共同徜徉歌咏的盛唐,也渐渐成了历史背影。百年之后,晚唐诗人吴融踏上金口坝寻访旧踪,留下“光景不回波自远,风流难问石无言”的感慨。

毕永涛